



特区人丛书

走过紫荆花地带

严爱慈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秀梅 高 璐

◇封面设计/李 梅

ISBN 7-5317-1749-2



9 787531 717492 >

ISBN 7-5317-1749-2/I·1637

定价: 180.00 元(共 9 册)



特区人丛书

走过紫荆花地带

严爱慈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过紫荆花地带 / 严爱慈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4. 12

(特区人丛书)

ISBN 7-5317-1749-2

I. 走…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4192 号

走过紫荆花地带

Zouguo Zijinghua Didai

作 者 / 严爱慈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高 璐

封面设计 / 李 梅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深圳市普加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64

字 数 / 1560 千

版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180.00 元 (共 9 册)

书 号 / ISBN 7-5317-1749-2/I·1637



作者简介

严爱慈,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过长篇小说《桃李年华》、《HI! 十八岁》以及散文集《绿波依旧东流》。曾获深圳市青年文学(长篇小说)奖、广东省优秀儿童文学(专著类)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副教授。

- | | | |
|--------------|-----|-----|
| 《我生命的河流》 | 陈亚凯 | 散文集 |
| 《画人话人》 | 李文秀 | 散文集 |
| 《一个普通人的文字档案》 | 李志利 | 散文集 |
| 《敬畏生命》 | 王振文 | 散文集 |
| 《心系安危》 | 钟彤定 | 散文集 |
| 《走过紫荆花地带》 | 严爱慈 | 小说 |
| 《野山的瀑》 | 齐 灵 | 散文集 |
| 《永别了,桑拿浴》 | 庞祝君 | 小说 |
| 《落在睫毛上的雪》 | 秦锦屏 | 诗歌 |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1
第四章	34
第五章	49
第六章	65
第七章	79
第八章	95
第九章	110
第十章	120
第十一章	135
第十二章	148
第十三章	163
第十四章	177
第十五章	196
第十六章	213

第一章

丁杰又被几声“嘟嘟嘟”的电话铃声吵醒。他闭着眼睛伸手摸床头柜上的听筒，拿起贴近耳朵，听到非常地道和纯正的英语：“Hello, Mr Ding. Sorry to wake you up again. (你好，丁先生，很抱歉又要吵醒你。)”

“Oh, no problem, David. (哦，大卫，没关系。)”丁杰边回答边坐起来。一听声音就知道，这是伦敦经纪打来的电话，双方正在谈一条 VLCC 超级油轮废船。这是一桩很大的买卖，倘若成功，利润十分丰厚，因此怠慢不得。虽然现在不是上班时间，而是晚上在自己的房子里睡觉，但是也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对付。

整个晚上，这样的电话已经来了五次，丁杰的睡眠被搞得七零八落。没办法，谁叫你所在的香港是晚上，人家伦敦那头可是白天。幸好双方意见分歧不大，谈判进展顺利，辛苦之后总算有收获。十几年来这样的情形丁杰经历了无数次，早就习以为常。

这次通话同样愉快，谈判有所进展，双方的意向又靠拢了一步，距离洽谈成功越来越近。

丁杰放下话筒，再也没有睡意，撩起床头旁边的窗帘往外瞧，在一片石子森林里，见到缕缕晨曦，又转头看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决定跑步去。

走出睡房，又穿过那间只有六平方米的电脑书房，轻轻地走向宽大的客厅。这时，丁杰往另一房间瞥了一眼，与他同住一套房子的于远航，正睡得香甜，连被子掉了一半到地板上也不知晓。

一身运动员装束的丁杰很快走出自己居住的大厦，往大厦后面不远处的台阶拾级而上。踏入半山腰的道路，慢慢地跑起来。与往日一样，直到抵达山顶，丁杰才停止脚步，浏览起眼前的景色。

丁杰站立的地方虽然不是遐迩闻名的太平山顶，然而也是北角一座比较高的山头，因此，登临鸟瞰，港九早晨的风采尽收眼底。由这里举目，半山的别墅、洋房掩映在大片绿树之中，显得错落有致。随着山势逐渐降低，建筑物反倒高耸起来，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就好像森林一般。细细欣赏，在这个挂着薄雾的早晨，那些高楼大厦，又好像无数凝固的音符，构成标志着香港回归后一如既往、欣欣向荣的乐章，令人动容，令人惊叹。

这是1998年初春的香港早晨。

这是丁杰作为外派职员，在香港工作14年里的一天。

在时间的长河里，这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然而，对于他来说，却非同寻常。就是在这一天，在从事了十几年废船贸易工作之时，丁杰第一次遇到了一条很特别的废船——前苏联退役的航空母舰“里加”，并且在日后为了替国内某企业购买这艘“巨无霸”，他开始了一段难忘的经历，在人生的日记本里留下了深刻的一页。

丁杰回到住所，冲洗一番，穿戴整齐，准备到公司上班。出门前，他仍然和往常一样，站在于远航房间的门口，“当当当”地敲着门板：“小于，差不多了，起床。”

于远航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反转身，继续躺着不动。

这时，丁杰所住大厦的门口，停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车辆，都是集团各个公司的，正整装待发，准备送丁杰这些人到公司上班。

正要踏上自己公司的那辆中巴，丁杰听到身后有人叫，扭头一看，见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陆向军。他站在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旁边，朝丁杰招手。丁杰便走了过去。

“小丁，昨天晚上伦敦有电话来吗？”

丁杰：“有。”

陆向军：“怎么样？”

丁杰知道他是问那条 VLCC 超级油轮的谈判进展情况，回答说：“还行。价钱双方都能接受了，现在关键是熏蒸费谁负担的问题，以及延期交船的罚款条款问题。不过，我想最后能谈妥。”

陆向军听了丁杰的汇报，心理感到满意，略显苍老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吩咐道：“要谈好，一定要把它拿下来。”

“行。”丁杰毫不犹豫地承诺，目送陆向军钻进小轿车，然后返回自己要坐的中巴。

车上陆陆续续坐满了人。七点半，当阳光洒落地面的时候，中巴徐徐启动，开出北角，穿过铜锣湾，不到二十分钟，车子便稳稳地停在湾仔一栋大厦的旁边。

这栋大厦紫红色基座，高 50 层，与周围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相比，尤其巍峨气派，分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在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四大主要中资企业之一——中雨(集团)有限公司的总部。

中雨，含蕴“中华大地，雨露滋润，资源丰富”的意思，是内地驻港最大的贸易机构。其前身中雨公司，1950 年成立，是建国初期新中国开展对港澳和世界各国贸易的窗口。花开花落，冬去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雨茁壮成长，今非昔比，由原来的一株小苗变为如今的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经营的业务过去仅限于贸易领域，现在却是多元化、国际化、实业化，除进出口贸易外，还包括批发零售、仓储运输、工业、房地产、酒店、金融、广告、展览、咨询等等。中雨集团无论是在香港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对当地贡献颇多，属下的公司保证了香港市场上 98% 的活猪牛、65% 的家禽、55% 的鸡蛋需求；网点遍布港九的中雨超级市场，给市民带来了购物的方便；目前香港最长的山底隧道大老山隧道，中雨是最大的股东之一；投资建设的 37 万

立方米储量的青衣岛新油库,极大地缓解了燃料的紧张……如今的中雨,已成为一家年营业额八十多亿美元,职员近万人的综合性、多元化大型企业集团,属下的全资、合资公司接近三百家。丁杰所在的中雨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

丁杰一行人下了车,搭电梯来到中雨大厦的五楼。这里是集团公司的食堂,前来用餐的几千人,几乎都像丁杰、陆向军一样,是外派干部。由于一会儿要上班,个个都穿西装打领带,从头到脚收拾得一丝不苟,有模有样,一副白领派头。

吃完早餐,丁杰随着人流下到大厦地面,步行至另一边的办公大楼,又重新搭乘电梯,在18楼迈出往左拐,便进入了中雨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在办公大堂的一隅打卡,信步来到进口一部的写字楼。

八点半,离正式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部里的其他人还没到。丁杰习惯性地拧开音响,让美籍华裔小提琴家陈美的优美旋律回响在空间。他是一位音乐迷,即使在办公室也摆上一套微型音响,见缝插针,抓住上班前的短暂时间,欣赏一下自己酷爱的音乐。

在丁杰被小提琴乐曲所陶醉的当儿,同寝室的于远航一骨碌从床上滚起来,箭一般冲进卫生间,胡乱地刷刷牙抹抹脸,抓起西服,边系领带边匆匆往外走。赶到街边,刚好来了一辆他要乘坐的路线的电车,便不假思索就登了上去。电车“丁丁当当”地一路畅通无阻,可是于远航还是嫌它开得慢,不能理解香港的新旧并存、雅俗共赏,心里愤愤然:都什么时候了,还用这种东西载人,比老牛拉破车还要慢。到了湾仔,车还没有停稳,他就跳了下来,差不多以百米跑的速度越过马路,向着中雨大厦奔去。到了大厦旁边的西饼屋,又慌慌张张摸出五元硬币,买了一只大面包。等他喘着粗气打完卡,还是慢了五分钟,牢骚又来了:“哼,还是差一点点。”发

泄后，于远航拉拉脖子上的领带，慢慢地踱进进口一部。

部里的人都来了，而且董事长兼总经理陆向军也在场。

陆总经理每天这个时候几乎都会出现在这里。他本来并不直接管进口一部，按理不该如此，然而由于进口一部经常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仍能够出奇制胜，做成令人难以想像、令人惊喜的买卖，每年超额完成任务，业绩连续十几年在公司名列前茅，不要说在公司，即使在集团，名声也很响。所以陆总对其宠爱有加，非常关心。表现在具体行动上，那就是亲自过问。每天早上，标志着上班的音乐一响，只要在公司，又不需要外出，他就一定离开自己的那张老板桌大班椅，走出自己宽敞的办公室，来到进口一部，要求经理丁杰召集大家开会，要求大家汇报当前手头上的工作，谈谈成绩，总结缺点，今后怎么做，有什么好点子等等。

近一年来都这样，雷打不动，今天也不例外。

陆总经理见部里的四个人都到齐了，就说：“小丁，开会。”

“又开会。”还没有等丁杰作出反应，进来还没坐下的于远航就不耐烦了，“不开不行吗？”

陆总一听，脸就沉了下去，严肃地盯着于远航。气氛有点不对劲。

丁杰连忙出来打圆场，招呼大家：“开吧开吧，来来来，大家坐到这边来。陆总，你坐。”

其他人于是离开自己的办公桌，走到另一边的大圆桌旁，围坐起来。于远航见大家都像绵羊一般听话，独自一人势单力薄，寡不敌众，也就乖乖地从众了。

见大家坐好，陆总首先讲话：“嗯，我先说几句话。这个会，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开的，大家要认识到开这个会的重要性，不要有抵触情绪。在会上大家先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实际工作起来才不至于盲人瞎马，做到有的放矢。好了，下面，每个人都谈谈自己目

前的情况,有问题、有困难的就摊开来。”

大家都沉默着,谁也没有惟命是从、按陆总的要求发言。其实进口一部的每个人,包括经理丁杰和副经理曾一凡在内,都讨厌开这样的会,认为实实在在地干工作就行了,没必要每天都开这样的会。因为它纸上谈兵,隔靴搔痒,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简直是浪费时间。背后大家英雄所见略同,可是当着陆总的面,谁都不敢说真话。丁杰和曾一凡是部里的正副经理,大小也算是个头,深谙陆总的嗜好,熟悉陆总的作风,不忍心拂他的心意,更不想与他唱反调。至于老张,他是香港本地人,受聘于中雨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一向奉行“替老板打工,老板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宗旨,对“陆老板”怎么会说一个“不”字?剩下只有于远航了,虽然他才28岁,血气方刚,聪颖能干,有说话的资本,但是顶多只能表现出一点厌烦情绪,用询问的方式说说“不开不行吗”的牢骚话。因为他也深知陆向军的威严,知道其不可冒犯。

陆总见鸦雀无声,有点不满意,忽然看见一侧的于远航嘴巴在动,心里就更加不快了,说:“小于,都开会了,你还在吃什么?”

刚到公司就开会,于远航一直没有时间吃那只大面包,只好趁着开会的当儿把它消灭掉。众目睽睽之下哪里好意思捧着咬,便一只手拿着藏到桌子下面,另一只手掰一小块,趁人不注意,悄悄地塞进嘴巴。这时听到陆总问自己,见大家的眼光射过来,就把嘴里的面包咽下去,脱口而出:“我吃‘伟哥’。”

哄的,大家都笑了。

只有陆总没有笑,而且,脸绷得更紧了。

曾一凡笑着说:“你这小子,还没有结婚呢,吃什么‘伟哥’。”

“没结婚就不可以吃了?”于远航反问,又说,“只要是男人,都可以吃。按你的意思推理,你结了婚也不能吃。因为,你虽然结婚了,但长期与太太分居两地,一年才有一个月的探亲假,不需要干

那事,也不可以吃。”

曾一凡伸长手去擢于远航的脑袋:“你这小子,嘴巴就是臭。”

丁杰和老张又“哧哧”地笑。

于远航见大家被自己逗得乐不可支,洋洋得意。瞥见陆总脸上的乌云,又立刻卖乖,一本正经说:“言归正传言归正传,不要说别的,谈谈自己的工作。嗯,大家不愿意先谈,我就当仁不让了,我先谈。”

接着,于远航口角生风,把话简简单单地说完了。紧接着其余三人也谈了自己目前的工作情况。由于与前几天相差不远,没有多少新意,三言两语也就打发了。

见每人都讲了话,各项工作没有什么大问题,陆向军心里感到满意,鼓励一番,鞭策几句,半个小时的例会就结束了。

陆向军走出进口一部,经过于远航身边,放慢脚步,上上下下打量自己年轻的部下,仿佛不认识似的。于远航捏着面包的双手放到身后,嬉皮笑脸,点头哈腰,说:“陆总,您慢走。”

会议刚结束,公司办公室的一位小姐就送来了一大叠传真和电传。这些都是昨天晚上英国、美国等国家的经纪传过来的,或者传递国际废船买卖的市场信息,或者提供废船资料。传真、电传一到,忙碌的工作也就开始了。丁杰和曾一凡分别通过电话与国内的买家或国外的经纪联系,商谈有关废船买卖合同的条款。于远航和老张审阅一份份来函,看有没有合适的船只,准备好船舶资料给国内的一些拆船厂发送。浏览了传真,老张又忙着写市场报告,对前几天的贸易情况作统计。于远航则打开电脑,到网上看看国际船舶贸易市场的最新动向。

才点击了几下,于远航就叫起来:“哗,航母也当废船卖。”

曾一凡刚放下电话,听到于远航的嚷嚷,就旋转了一下坐椅,对着一边的于远航问:“什么东西当废船卖?”

“航空母舰。”于远航眼睛盯着屏幕回答说。

曾一凡听闻，也来了兴致。他用屁股挪动着装有轮子的旋转椅，凑近于远航。

于远航：“你看，网上有则消息，前苏联北方舰队的航空母舰‘里加’，由于长年累月缺少检修和维护，已经无法投入正常的使用。加上目前的主人俄罗斯再也无力‘抚养’，决定将它从海军中除名，首先拆除舰上所有的武器，然后当做废船变卖。”

“哎，前苏联一切的一切，都日薄西山了。”曾一凡摇头叹息，“今非昔比喽，就连过去威风凛凛的航空母舰，现在也要当做废铁变卖。可惜，确实可惜！”

于远航不同意曾一凡的观点，说：“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惜的。这样一来，俄罗斯可以甩掉一只沉重的包袱。如果真要说可惜的话，我觉得不是他们，是我们。”

“我们会有什么可惜？”曾一凡不以为然。

“我们当然可惜了。要是有人能购买，我们又可以从中赚一笔了。可惜没有，东西都摆在我们面前了，这样的废船买卖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呢，可惜没有买家，否则现在马上可以联系洽谈。我们不如打听一下，我有预感，这样的买卖非同一般，不仅可以赢利，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曾一凡点点头，表示同意。又要求于远航：“再看看有没有买家。”

于远航又点击一下，电脑屏幕出现新的文字，上面说，美国、英国、南韩、印度和非洲一些国家的经纪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的甚至捷足先登，先下手为强，已经与俄罗斯方面接触，试探着出价了。

于是他俩就花落谁家，谈了各自的看法。曾一凡认为美国和英国出于环保不会购买。于远航则说印度和南韩将有一场龙争虎

斗。

他们闲谈的时候哪里会料到自己后来也卷进了争夺的漩涡。

在占地八十多平方米的进口一部,有两间用磨砂玻璃隔起来的小房子,分别是丁杰和曾一凡的办公室,他俩是部门经理,与于远航、老张比起来,工作环境享有一定的特权,比较优越,不像其他两人的那样,是开放式的,让人一目了然,窥探得清清楚楚。曾一凡和于远航的谈话,丁杰听得真切,手头上的工作告一段落,就端起一杯茶,走出自己的小天地。这时老张也凑过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着航空母舰“里加”。

第二章

快到 11 点钟，丁杰接到大堂工作人员玲姐的电话。玲姐操着粤式普通话说有位小姐要见他。

丁杰问：“谁啊？”

玲姐：“她说是记者，认识你，要采访你。”

丁杰听完，心里一惊，竟然迎风吃炒面——张不开口。

“喂，丁经理，你讲话啊，见还是不见？”玲姐在那边催促。

丁杰好一阵子才拿定主意：“嗯——见，见。你先带她到会客室，我很快就来。”

放下电话，丁杰长长地吐口气，镇静一下自己，与曾一凡打声招呼，走出了进口一部。

推开会客室虚掩的门，丁杰看见一个非常熟悉的纤细的背影，就叫了一声：“嘉莉。”

沈嘉莉正面对窗子，不知是沉思还是观赏窗外的维多利亚海港。听到喊声，备感亲切，转身回眸，白皙清秀的瓜子脸浅浅一笑。

“坐吧。”丁杰替她拉开一张椅子，待其落座，自己也在斜对面坐下来。

这时玲姐端了两杯咖啡进来，放在两人面前，说声喝咖啡，又退了出去。

沈嘉莉一双忧郁的嫣然动人的丹凤眼望着丁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呢。”

“怎么会呢？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丁杰一本正经地应答，线条